



2015年3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伟

东江晚报

这里的树林静悄悄

——北五省会馆遗址纪事

文/朱同

镇江 漫谈 28

黄山北路近宝塔路一端,路面渐渐高起,就在坡顶东西两侧,各有一片两米多高的平台,林木葱茏,郁郁青青。在黄山北路开建前,这是一个夹在阳彭山和何家山之间的椭圆形高地,面积约500平方米。在本市卫星地图上扫描,这一团深绿板块在周围灰色建筑物中显得格外凝重。

这就是著名的北五省会馆遗址。旁有一条小巷,巷名也叫北五省会馆。清末来自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北、河南五省旅镇商客,在晋商引领下联合组建了当时镇江最大的会馆。他们之所以看中这块高地,一是北方同胞习性豪爽,二是防止中转货物受潮——这包括北方运来的丝、棉、麻、栗、枣、桐油和药材,从南方采购的江绸、大米、染料和陶瓷。说到北方商人选址更深层次的原因,他们恪守传统,同镇江英租界和洋商们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与当时粤商、浙商竞相在租界周边建会馆公所大相径庭。为了体现中原文化的高贵和北方商人的尊严,他们还在大门口摆放了一对大型石狮作为镇馆之物。

这对石狮后来见证了镇江近代史上值得一书的两笔浓墨重彩:

其一是江苏省国术馆。

自1929年民国江苏省府迁镇,该馆即从南京迁到北五省会馆落户。这是全国开办最早影响

最大的一家省级国术馆。首任馆长由省主席钮永建兼,掌门人为当时誉满中华的太极高手孙禄堂。该馆除了专业脱产的“国术师范班”为我省各县培养武林高手,特别可贵的是还开设业余“国术露天学校”,每期学员200名,分成年、童子、女子三个班,由名师每天免费授课一小时。在该馆1929年出版的年刊上,我们有幸见到两张老照片,分别是露天学校童子班和成年班身着练功服各自操练少林、太极的情形,背景则是北五省会馆老大门。该大门由三个门面组成,四根高大立柱撑出两头翘檐,总宽20多米,足见威武雄壮之势。省国术馆在镇江虽仅三年,但它奠定了古城在全省武林界的引领地位,培育了古城特有的太极文化。

其二是民国时期镇江唯一的军校——电雷学校。

1932年“1·28”淞沪战事爆发,日舰进逼江阴威胁镇江南京,国民政府军政部遂于次年6月在镇江开办电雷学校。校本部和教学基地设在北五省会馆,水上实习基地则在北固山下江边。校长由蒋介石兼,担任教务长的是中山舰舰长欧阳格,出任学校学监的是林则徐后裔、国民党海军著名起义将领林遵之父林朝曦。该校军事价值除了培养江防水雷部队骨干外,更在于组建了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支鱼雷快艇大队,以应抗日急需。该大队下设三个中队,分别以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岳飞命名,各艇艇长均由镇江电雷一期毕业生担任。蒋介石想通过该校培养自己的嫡系而消除海军闽系独大的局面,故镇江电雷又以

“海军黄埔”而名噪一时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由镇江电雷一期毕业生驾驶的“史102”、“文171”两艘快艇经太湖、淞江隐蔽进入上海市区黄浦江,于8月16日向日本侵华海军旗舰“出云号”发起鱼雷攻击,重创其尾部,逼使该舰退出长江。镇江电雷学校培养的一期、二期毕业生在抗战中牺牲逾百,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刻录在河滨公园“在苏抗战殉国军校同学纪念馆”的基座上。后来的内战中,镇江电雷毕业的学员则分道扬镳:有的随蒋逃往台湾,如当上台湾海军司令的黎玉玺即为镇江电雷一期毕业生;有的则光荣起义,新中国人民海军第一艘鱼雷快艇即为电雷学校的“岳253”艇(起义时该艇编为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“快101”艇)。

就这样,从北五省会馆到江苏省国术馆再到镇江电雷学校,同一块高地录下近代镇江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几番风云。沦陷期间,这里的建筑物遭到日寇报复性毁灭。解放后成了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厂地。该厂拆迁后,留下一片由围墙遮挡的树林。所幸的是开发商似乎都忘却了它,所幸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片葱茏而非一片空白。作为历史见证者,这里的参天雪松和垂杨柳很帅很精神;作为历史见证者,那对石狮已移到伯先公园大门口,继续发挥余热;每当风和日丽之时,人们还见到一位90多岁的吴姓老人端坐在会馆遗址大门口,他从小住这里,你可以听他讲民国镇江武林往事及蒋介石视察军校前呼后拥的排场……这位老人,应当是这片葱茏之地的最后一位守望者。



文/王川

活抽抽

在镇江的方言中,“抽签”一词除了含有“受罪”之义外,还用来对那些高声喊叫作形容:“你在那块乱喊,简直是抽签呢啊?”把叫喊说成是抽签,这无疑是因为在服食了牵机药后的人因为极度痛苦而发出的叫声,又被简化成为“活抽”,或者“抽”,用来代替“乱喊”和“喊”。这当是一种延伸。镇扬一

带有很多人索性用“抽”来代替了“喊”。“你抽什哩啊!”

鬼抽六喊

“鬼抽六喊”则又是在“活抽”和“抽”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延伸。“六”字在镇江话中是“乱”字的异读,“鬼抽六喊”也即“鬼抽乱喊”。“你在那块鬼抽六喊些什哩啊!”也含有贬义,表明不屑。鬼已非人,如果有声,喊出的必然不是人声,而是“鬼嚎”。人受了牵机刑,临终之际,痛不欲生,因极度的抽插而发出的哀嚎声也已似鬼了,所以移用在形容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已达极致,不是平常之声了,如同鬼和受牵机刑的人的号叫之声。

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

文/王丰江

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《谈美》中介绍说:“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汽车路,两旁景物极美,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:‘慢慢走,欣赏啊!’”其实,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纷繁的社会里一直在不停忙着、累着、烦着,他们似乎无暇流连风景,忙碌的尘埃常常遮住了眼睛,总在赶路讨生计,忙于享受追求、累于争斗投机,烦于尔虞我诈……甚至披星戴月,魂不守舍、昏天黑地、乌烟瘴气、身心俱疲,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似乎成了一个了无趣味的囚牢,则令人耿耿惋惜。

墨西哥寓言曾告诉我们:走得越快,会把灵魂落在后面。黎巴嫩哲学诗人纪伯伦说过:“我们已经走得太远,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而出发。”《圣经》也有言,一个人赚取了全世界,却失去了自己,又有何益?一个失去自己的人,就形同虚设,存在就成了行尸走肉。“忙而过、失自我”,往往得不偿失,失了不该失的东西,小则比如身体的健康、家人的愉悦,大则比如追求的目标、做人的底线等。任何一个人忙得超过极点界限,就会失掉耐心、失去灵魂,失陷自我。

当前,尽管各项事业建设始终“在路上”,但一味而忙并不可取,运转中的机器尚需稍停加油、管养维护,我们需要在忙碌中获取一份悠闲,学会“忙里偷闲、忙而能闲”,而这闲,不但不会荒废工作,而且还能帮我们找到那个理想的自己,帮

心灵找到真正的归宿。法国诗人里尔克说:“灵魂失去了庙宇,雨水就会滴在心上。”其实,不论你多么忙,也不管你为什么而忙,都不要忘了去守护好自己的灵魂。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,在家乡浙江兰溪建一座亭子,叫“且停亭”。他还为亭子专拟一副对联:“名乎利乎奔波休碌碌,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。”

任何时刻,当我们累了、倦了、烦了、痛了,那就赶紧停下来,放下一切包袱,我们可以去充电、歇歇脚、静静心,可以读书、听音乐、外出旅行、陪伴家人,甚至可抬头仰望星空,静息而思索,这样的闲,绝不是荒芜、浪费、虚度、偷懒,而是补偿、积蓄、酝酿。在这悠闲静里,让我们投入工作的养分加以补给、前行的力量得到壮大,个人的情操得以陶冶。

德国哲学家康德说: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。”只有那些能闲、会闲、懂闲、用闲的人,才能更好地做自己的主人、做事业的主宰。由此而言,任何时候任何人不管多忙都要学会能从事务凡尘中抽身而出,给自己一片闲暇的天空。正如古人苏轼所言: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客,闲者便是主人。”只有当我们真正从繁忙中解脱出来,才能感同身受、真切发现生活的种种美好,并转化融合成力量、能量,不断鼓舞、助推我们继续向前。

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我们一一起。

